

合叅講

詩經正解

祈父之什

十七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	三	三	三
〇	〇	〇	〇
三	三	三	三
七	七	七	七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二	三	三	三
〇	〇	〇	〇
三	三	三	三
七	七	七	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37	
冊數	33 (17)		
函號	273	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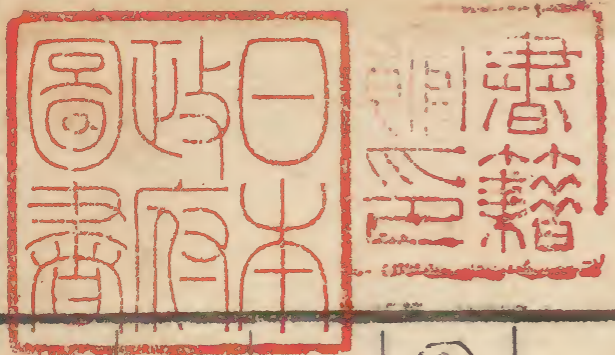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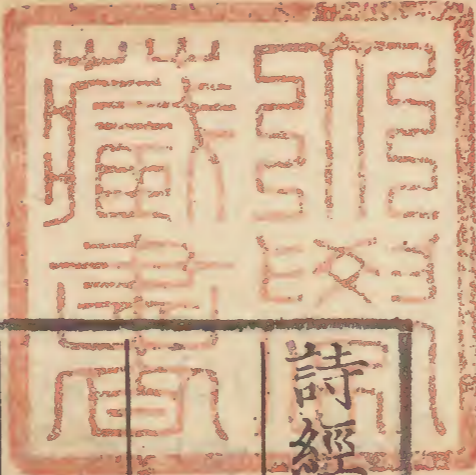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詩經正解卷之十七 小雅

丹陽 姜文燦我英
吳荃蓀石 彙輯

門人 孫寬柔生
周陟嶽輯思 全校

男 姜朝烈承武
吳之璋章玉 全閱

節南山章

傳桓王伐鄭家父諫之賦節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全直通詩前九章是詳言以刺尹氏末是表已作詩之意而歸咎于王心也大抵以不平其心為主而用人行政之非又其目也析言之



一章言其所為不善而以國終斬絕戒之。二章推其持心不平而以天變人怒戒之。三章舉其責任之重而深刺其心之不平。四章推其用人行政之失。五章言行政用人之善可以已亂。六章刺尹氏不能已亂而反召亂。七章言已欲避亂而出無所之。八章言已之出無所之者以少人之為亂。九章言少人之為亂皆根于尹氏也。其詞雖專刺尹氏而王不當用尹氏之意定在其中。故卒章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以見作詩之意也。○末章式訛爾心句最重。蓋以王心為萬化之原也。王若平其心以用尹氏。尹氏又平其心以用人行政。則天下自得其平矣。

節音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叶側憂銜反

心如惓音談音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斬叶側何用不監平聲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

具俱瞻視。惓燔卒終。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爾瞻矣。而其所為不善。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合參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也。若謂天下之治亂係于君相之一心。故君而純心以任相。相而公心以輔治。則天下蒙其福矣。今萬邦之不畜者。蓋有由也。我敢畏威而忘言耶。彼截然高峻之南山。則維石巖巖而可仰矣。况此赫赫之師尹也。位則尊官。望則世族。豈非斯民之所具瞻乎。吾見居廟廊之上。與天子進退。百官可否庶事。而用人行政之間。舉天下無不瞻仰其所為。其責任不可謂不重矣。固宜善其所為。以副民之望可也。顧乃所為不善。以致禍亂。使人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暴虐之威。而不敢戲談。則失斯民具瞻之望矣。夫國保于民也。民心既去。則國將斬絕矣。爾何用而不察哉。誠察之。則反不善而為善。庶可轉危而為安矣。

析講此章上四句興其係天下之望。下刺其失天下之望。而因以戒之也。以南山積石之高峻。興師尹位望之尊崇。興至四句止。注而其

以下另轉。赫赫字兼師與尹二意。大師尊官也。尹氏巨族也。其用人行政。天下安危所係。為衆所注目。故曰具瞻。憂心如惓。根所為不善來。所為不善。含下不平其心。但未露出。不敢言。是畏其威。恐言出禍。隨即一戲談且不敢。况敢正言其失。直指其非乎。曰不敢戲談。見當時防川監口道路以目景象。蓋小人欲行其不平之政。未有不先作威稜。以沮人之議論者也。獨如國家何哉。曰卒斬。此時未斬也。以若所為。累無變計。終必至于斬耳。既字卒字可味。小人見目前未便斬絕。每每忽之。然據他作為。終有斬的日子。未言人心洶洶。國勢定然可危。正當及今監察。以改其不善。而爾何不自省哉。蓋即暗指不平其心等事。而下始明言之。以此寔致亂根原耳。○春秋胡傳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也。○蘇子瞻曰。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議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音醫叶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於何反

方薦瘵音差喪亂弘多民言無嘉叶居憯音滲莫懲

嗟叶遭哥反

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猗也。言草木滿其旁。何之畎谷也。或以為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薦瘵。通重也。瘵病。弘大。憯。曾。懲。劓也。○節彼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為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劓。咨嗟求所以自改也。○合參。然尹氏所為之不善。皆由心之不平故耳。節彼南山。凡草木之生于上者。則皆猗猗其長。而無有于不平矣。况此赫赫師尹。居具瞻之地。而顧不平其心。何哉。夫為政不平其心。則用舍徇一己之偏。可否任一己之偏。為政日流。而民不聊生矣。是以上于天怒而重之以

詩經卷之十一

病喪亂則弘多矣。不召人怒而謗讟其上。民言則無嘉矣。天怒人怨。如此。尹氏乃以天怒為不足畏。人怨為不足恤。曾不懲剗咨嗟。求所以自改其不平之心。則亂終不可弭。謗終不可止矣。亦獨何哉。

抑謂此章上四句。言其心之不平。下言致天人之變。而不知省也。以山之生物。均平。與師尹之持心不平。是反興也。亦至四句止。注是以下。另轉不平。謂何。乃一篇之大要。下數章皆自此推之也。不平合下。用人行政。意即第四章是也。此只以心言。且未可盡露。存瘡曰。方

見天變方興而未已也。喪亂弘多。疊上句。存瘡而言神怒也。民言無嘉。指仇謗說人怨也。末句總承上二意來。言天怒人怨如此。而尹氏曾不懲剗咨嗟。求所以改其不平之心。何哉。懲指心言。嗟指聲言。懲字下得妙。嗟而不懲。何救于事。此之不平。又由上之不監來。○馮吉

人曰。師尹位尊望重。所恃以參密勿之機者。非心乎。廷尉具天下之平。而矧阿衡重臣。凡天下之所取平者。一失其平。則樞紐失。輕重淆。天怒于上。人怨于下。故不平其心。則禍亂之源也。○麟士曰。天怒人怨。注雖對舉。然民言二句。自為一連。不必以民言一句對天方二句。

潛莫句。總承以狗俗說。此雖守兩句一連之說。然畢竟太拘。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音底叶氏都黎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天子是毗音琵琶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叶霜夷反

賦也。氏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懲空窮。師衆也。○言尹氏大師。維周之氏。而秉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懲弔於昊天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

合參夫尹氏之不平其心如此。抑未知其權任之重。而不可以不平乎。彼尹氏官居大師。社稷係之以安危。天下賴之以禍福。寔維周之均矣。况職當要轄。政事由之以推行。人才由之以進退。豈非秉國之均乎。權任之重如此。是宜下平其心。以澤民于以維持乎。四方上平

其心以致君于以毗輔乎。天子使斯民各得其所。而無迷亂之憂。乃其職也。今乃不平其心。而為天所禍。既不見懲弔于昊天矣。于此而

蚤自引退以謝天譴可也。豈宜久居大師之位。好賢病國。使天降亂無已。而我衆并及空窮也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職任之當盡。下因指其失職之當去也。尹氏三句言職任之重。四方三句言當求以盡職也。曰尹氏見世臣也。曰大師見朝督也。曰周氏見安危存亡之所係也。曰國均見蕩平正直之所當遵也。京師以大族為本。朝廷以尊官為本。今尹氏以世卿之家而居百僚之上。則國家根本所賴。故曰周氏秉國之均。如平章軍國事一般。不曰國政而曰國均。正見非平其心者不能秉耳。維四方以遂生復性。言毗天子以承美匡惡言。當時民言無嘉。人心不相維繫。相權偏陂。天子幾于孤立。故須維係而毗輔之。俾民向承上二句說。蓋維四方則政行于四方。毗天子則政出于天子。故民得所安息。何迷亂乎。此三句責其必如此。乃為盡職。而人望亦副。與具瞻相應。末二句相承說。言不平之禍。及于國者必如此也。不弔即上天方荐殛。喪亂弘多也。空如空人國。空人地之類。若曰人之類將滅矣。蓋甚言之也。○此章大意維周之氏是君身之安危。國祚之存亡。皆其所自出也。秉國之均。是時政之利病。生民之休戚。一聽其所為也。尹氏所

職如此。是天子待之。不為不加。四方望之。不為不至。必宜平其心。以安民而輔君。如利必興。害必屏。善必賞。惡必罰。以此維持四方。亦即以此毗輔天子。使人心曉然。知其為國為民。而趨向從違。不至眩惑迷亂。斯不負大君委任。而克稱其職。可以仰結天心。今乃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憫弔于天。即宜引身而退。以避賢者路。而又在其位。使天反以尹氏之故而並禍斯民。如彼具瞻之望。何哉。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叶斯 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叶獎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叶養 瑣瑣姻亞。則無臚仕。音仕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也。止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曰姻。兩壻相謂曰亞。臚厚也。○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亞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進矣。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亞。而必皆臚仕。則小人進矣。

詩

合參且尹氏一不平而所引用誰非其類也亦思王委政于尹氏固以天下治亂責宰相而欲政本有所歸也今尹氏乃不躬親乎庶政事不由中政無統紀庶民已不信其有為國之心矣且久必訪問而後知其賢不肖事必屢試而後知其能不能今爾所進用之人未嘗訪于輿論未嘗試以諸艱以之而事其君是欺君也大臣盡忠體國豈可欺其君哉則勿以之罔君子也所以然者皆不平其心之所為耳為尹氏者尚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于危殆其國凡瑣瑣姻亞悉皆屏去使無厚之以官可也若必皆膺任則小人進矣欲國之不危得乎

抑講此章上四句指其任用之失下示以用人之不可苟也此章方指其不平之寔而言之通重在用人而行政意在其中弗躬二句引起弗問二句意歸重在下邊不躬親便委政姻亞了秉均而不自為政則無以慰具瞻之心故民弗信弗問弗仕句鹿野云人必訪問而後知其賢不肖事必屢試而後知其能不能今爾所進用之姻亞未嘗訪于輿論未嘗試以諸艱以斯人而事其君便蔽上之聰明故

為罔君子此說將問仕屬尹氏看與上弗躬弗親四弗字俱一例看較妥當玩集註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與其所弗問弗事語意俱合或謂理必咨訪而後明事必更練而後熟今以姻亞未嘗訪問未嘗歷事者事其君是欺君也又有云弗問弗仕者人誰不知其不可用但可欺罔其君耳故獨下一勿字此俱以問仕屬姻亞說亦可從此全是心之不平而在所當改者故下遂以式夷式已告之緊緊教他平心不要用這等人以誤國也瑣瑣姻亞未嘗考之輿論未嘗試之諸艱徒以親昵濠登無仕安得不罔君子而至于殆乎無者厚而仕之只極其尊寵之謂須味則無口氣○語類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奈何引得別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于瑣瑣姻亞是也○慶源補氏曰小人而監居要職躡處高位其知識既不能以觀察幾微其才力又不能以總理事務其勢心至于分委姻亞以任政而小人得以並進矣若能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瑣瑣姻亞悉皆屏去免使汚縉紳而盜名器則何至于危殆哉○按此章全就尹氏用人之不平說若上章不平謂何秉國之均處似只當就行政說蓋說用人而行政亦在內說行政則用人亦

可在內宜渾含亦宜次第也

昊天不備救龍反降此鞠音菊訕音山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君子如屆音戎反俾民心闕音缺反君子如夷去聲惡

怒是違

賦也。備均。鞠窮訕亂。戾乖。屆至。闕息違遠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

合彖尹氏之怠于政事。而苟于用人者。抑未知天變之可畏乎。彼昊天以公物為心。本至均也。今則反其常而不均焉。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以清寧為德。本至順也。今則反其常而不順焉。而降此乖戾之變。然降亂雖在于天。而靖亂則存乎人也。君子事必躬親。無所苟且。而用其至。吾見朝廷之處置得宜。則天下之公論不起。民之亂必自息矣。用人必公。無所偏倚。而平其心。吾見國家之舉措合義。則民心之直道以孚。惡怒不期而自遠矣。夫民心既定。天意可回。又何有于鞠訕大亂之變哉。奈之何尹氏不能也。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天變之可畏。下示以回天之道也。鞠訕大戾即上章天怒人怨之事。但不可以天怒人怨分屬耳。鞠訕以禍亂言大戾以災異言。而不均不順。正在窮極乖戾上看出。不備不惠。須說得有着落。言天心至公至平。何以一樣此宇宙。而文武成康之世。則治安。今竟若此變亂。是為不均。天心仁愛下民。無所不至。何為降之以喪亂。而使之甚不聊生。以起怨謗。是為不順。君子泛言註雖云傷王與尹氏。然通章大旨。尹氏較重。觀下章曰。誰秉國成。還重尹氏上說。或云。君子暗指王與尹氏說。王親總萬機。不徒委之于相。相則與君

可否不徒委之小人如屈也。王慎于擇相而委任之得人相慎于進賢而能舉之無負如夷也。此說亦可說通。君子泛以柄政者言不可專指王以末章方及王也。按以如屈炤上弗躬親如夷炤上式夷已則君子當屬尹氏。若以上勿罔君子看則君子又當屬王。故注云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依說通泛言可。如屈四句言持危定傾易于反掌。所謂為政不難人自不為耳。屈極也。如無遠弗届之届以心之註于政事者言政有當為者而不為如平途而廢步也。與弗躬弗親句反。下句即在政上發揮。闕如樂之一成而闕也。少息之意。蓋張弛得當則公論不背而亂心自息矣。夷平坦也。以心之及于用人者言與弗問弗仕句反。下句則在人上發揮。見舉措得宜則直道已孚而惡怒自遠矣。心闕怒違就民心說。所謂天人一理。民心悅則天意得也。○豐城朱氏曰。國之危亡盡以為人事歟。則日月之蝕山崩川竭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固不可盡責之人也。為天意歟則武丁因桑穀之祥而戒懼以復成湯之業。宣王因雲漢之灾而修省以繼文武之功。又未可盡歸之天也。惟君子為能以人合天。以義制命。○六帖玩上章集傳寔重用人邊。但弗躬弗親有行政之苟而不用其

至意。姻婭賡仕。有用人之偏。而不平其心意。故此章集傳又開言之。

不弔昊天叶鐵亂靡有定叶唐式月斯生叶桑俾民

不寧憂心如醒音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叶諸卒勞百

姓叶桑

賦也。酒病曰醒。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之不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乃不自為政。而以付之姻婭之小人。其卒使民為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

合參夫天變有可弭之理。而尹氏無弭變之方。是以天不之恤。而禍亂之降。靡有止息之期。殆無歲月。相為生長。而使斯世斯民。嗷嗷然喪其樂生之心。而不以安其所矣。當是時。我也深有見于天命之足畏。人窮之足悲。而憂心日甚。有如酒病之醒者。不知誰居天下之重。

任。而秉國之成者乎。顧乃不親庶政。而為姻婭之小人。此其卒長一時之亂階。而使天下之百姓受其勞弊。以至此極也。豈可得而逃其責乎。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天降亂之甚。下推言致亂之有由。禍亂之甚。總是尹氏不平所致。其曰天不之恤者。亦無所歸咎之詞。不弔句承不備不惠言。靡亂句承鞠誦大戾言。式月句言不備而降訥。不惠而降戾者。日甚一日也。註君子指家父言。誰秉三句。是歸咎于執政者。暗指尹氏誰求國成正與秉國之均相應。不自為政。即上弗躬弗親。而委任小人是也。卒字有終不改之意。○看來尹氏亦非身為小人者也。只是樹威。自是不肯平心以親賢遠奸。惟用其所昵。是以致亂耳。觀詩人曰弗躬弗親。曰不自為政可見。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音

賦也。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蹙蹙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東萊呂氏曰

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合參夫民皆受病此時天下抑何等景象耶。使有可避之所。吾猶得以自免也。奈何駕彼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而遠適矣。然我瞻四方則皆昏亂。內不寧矣。而外憂猶是也。京師亂矣。而諸夏猶是也。雖有能騁之四牡。亦蹙蹙然靡所騁矣。安得避而去之也哉。析講此章是欲去亂而無可往之所。見當時天下皆亂。而無一安靜之處。蹙蹙然若見大地之狹。而無可往矣。猶唐人有云。出門皆有礙。誰謂天地寬。意原家父之心。非真欲舍其君而去。不過言天下皆亂。以著尹氏致亂之罪耳。○做弦云。當時以尹氏在位。而又輔之以姻婭之小人。其一時之所習為皆排擊報復之事。故君子無所適而可也。說者又言小人習亂成俗。播之遠近。莫不效尤。故君子無所適。是也。不然。只尹氏在位。小人布列。君子雖欲引身而退。而譴責隨之。戮辱及之。其將何避哉。是以四方無所騁。而頓覺天地之隘也。○麟士按家父周大夫。天子大夫也。如今京官相似。故云四方靡騁。而東萊亦有本根枝葉之說。

方茂爾惡相去聲爾牙矣既夷既懌如相醕音矣

賦也茂盛相視懌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此其牙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醕酢不以為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鬪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合參然所以無可往者何哉以小人無常故耳蓋小人之平居相與也縱一己之愛憎為一時之喜怒方其拂意之時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牙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而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醕酢亦不以為怪也遽喜而遽怒易合而又易離方其怒也固不可逢也其喜也亦不可恃也小人之性無常如此是以君子難于趨避亦將何所往而可哉

抑講此章極言小人之性無常正推靡所騁之由蓋人之相與亦有情好甚洽而一旦詿誤遂至視為仇讐終身不相合者此理之常亦不足怪也乃若既離而復合方怒而即喜小人之態易反易覆好為鬪亂如此則必中傷善類一網打盡身雖浪避禍亦不免是以無適

而可也小人之害君子往往如是○形容其怒易轉喜就見喜易轉怒意蓋小人中傷善類只在眼前所謂腹中鱗甲笑中刀也○麟士云喜怒無常亦有起下章不懲其心覆怨其正之意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音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已者則其為惡何時而哉已

合參夫小人無常寔尹氏使之是尹氏固不平矣然尹氏之不平意者天厚之毒而使之也雖謂昊天不平可也據其不平之害豈特斯民有勞弊之虞君子無可往之所哉吾見危及宗社禍及君身雖戎王亦不得寧矣尹氏誤國之禍至于如此有人心者必自懲創以求盡言之不暇矣尹氏曾不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已者則其為惡何時而已哉

抑講曰章言尹氏貽患于君而猶歸咎于人也。以尹氏之不平而歸之昊天。若有天益其疾者。倘非天寔為之。彼何能以六尺之軀。開此莫大之釁哉。非是責天。亦不可作托言以指尹氏。註云若天使之。只是閉其衷而塞其聰意。不平而王亦不寧者。蓋用人之日非。政事之日壞。即王亦安得晏然于上。王且不寧。不但俾民不寧而已。或以黨與日生于下。主勢日孤于上。恐不切不平意。夫今日不平業已貽禍于王。而况復不懲其亂。將何時而已。此又深一層說。○此從上何用不監。憯莫懲嗟。而究言之也。

家父音甫作誦叶疾以究王訥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叶

反工

賦也。家父。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家父自言作為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東萊呂氏

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合參。然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我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者也。豈得以尹氏厲威。使人不敢戲談。而乃緘默取容哉。乃作此南山之誦。以究王政昏亂之所由。以其王心之蔽。而用尹氏也。庶幾因吾之言。改心易慮。毋以私昵之心。而壅其聰明。毋以憎愛之私。而昏其藻鑑。則用人之本端矣。將見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位不及私昵。惟其能而萬邦皆蒙其福矣。何有卒勞迷亂之禍者哉。若然則民怨可息。天怒可回。此則家父作誦之本意也。吁。若家父者。亦可謂忠君愛國之心矣。而時王之不悟何哉。

析講此章上二句。言作詩以窮亂本。下是欲王心反正以安天下也。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寺人孟子亦此類也。尹氏藉人之口。使不言。人猶畏尹氏之威。不敢言家父周之世臣。與國存亡誼。

不得不言故作此誦。其身危其心苦矣。作誦須入用入行政之失形。諸篇什者。究王誦。只是括上九章言窮究王政之昏亂。由于尹氏且未究到王。呂註亂本單指尹氏。窮其亂本。指上二句。而歸之玉心焉。指下二句。致亂者雖尹氏云云。是轉語。王心之不正。尹氏之所由以不平也。王心一化。則不復為尹氏所惑。而用入行政。皆得其平。所以萬邦可畜也。註改心易慮。是改易其用尹氏之心。而任賢勤政也。畜萬邦須以上文俾民不迷及空我師。勞百姓意。相形言之。畜未便是昇平少救卒斬空我師光景耳。久病之民。元氣卒難復。必欲從容漸漬以養之。凡善畜者。與其所欲。屏其所不欲。畜萬邦亦然。○大凡奸邪之人。其恨底只是心之不平。其心之發用處。只在用入行政。其流禍必空我師。勞百姓。禍君子而及君身。其所以得肆其奸者。由君心之蔽。而偏信之也。故家父究極而言之。所以窮亂本也。直言王誦。則是勸諫。而非諷諫矣。○做弦云。不懲其心。欲尹氏之平其心也。式訛爾心。欲王之格其心也。皆推本亂之所由也。懲者。創其前日之非。訛者。化其前日之患。○鍾伯敬云。後二章不用過文。徑接王身上。甚有本領。可見從前說尹氏字字是說王也。立言深妙如此。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信。信。今姑闕焉可也。

安成劉氏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卒。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計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恐即此詩之尹氏家父也。且此詩刺尹氏為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惛莫懲。嗟曰。降此鞠凶。降此大戾。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詩。疑此或東遷後詩也。○首章泛言尹氏之誤國。而次章遂推本于其心之不平。三章言位高責重。宜平其心也。而四章則著其所以不平者言之。五章兼言如此。則禍亂在所不免。而要其所以靖之者。亦曰平其心而已。六章傷尹氏不能。所以禍亂日進。而百姓受病也。七章嘆四方皆亂。無可往之所。八章言小人情狀如此。

薄惡大將焉之。九章承言小人之亂皆由尹氏不平所致。未又推其亂本由于王心而其王之一改圖也。○篇內言天者五言民者六。見得人君所持者天所托者民。王獨信尹氏將不畏天與民乎。正聳動王心處。

○正月章

傳西周喪敗。大夫傷之。賦正月。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王前通詩前十章詳訛言之。召亂而諷以用賢。下傷小人用事而憂禍之難免。大率以訛言作主。究其亂本則在于褒姒推其終之不可救則在于棄賢。此詩人所以深憂而始終詳言之也。一說前六章是詳訛言之事。以見亂之所當憂。後七章皆是刺王而言其用之行政之非也。折言之。首二章言訛言之憂乎已。三章言訛言之亡乎國。四章嘆其未定于天。五章言其莫止于人。六章言身之無所容。七章咎

王莫能用八章則本王之淫虐言之。九章則傷其圖則之晚。十章則亦以用賢之益。十一章言亂至而深憂乎已。十二十三章則言其處亂而甚異乎人也。

正政音 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

兮憂心京京叶居良反哀我小心癩音鼠憂以痒音羊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偽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癩憂幽憂也。痒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姦偽之言。以惑群聽者。又方甚大。然衆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合參此詩亦大夫所作。若謂甚哉天人之際至可畏也。從古未有天變見于上。讒邪熾于下。而國不淪于危亡者。試觀今日之時事。大有可為寒心者矣。彼正月乃長養之時。繁霜乃肅殺之氣。今正月繁霜。則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是天變于上。既使我心憂傷矣。而民之造為

奸偽之言以惑衆聽者又方甚大則亂又起于人矣然當是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爲憂念我獨憂及宗社憂及生民而京京然其憂之大焉蓋事關國家非係一身之私也哀哉我之小心也慎微慮患所憂者深人皆不見癩憂之切乃至于病豈得已乎

柳講此章上四句言天人變亂之極下言已獨憂之以至于病也繁霜訛言二事不平重在訛言上首二句輕不過喚起下意耳觀註既又字可見四月純陽而霜降便舍下小人女寵在以陰召陰天非無故而降災也氏字雖指小人然勿太泥訛言者隨口化成而無寔迹之謂凡講張為幻以罔上惑衆者皆是此如飄風卒發莫知所起止世亂人心回惑是非恍惚方有此景象孔將雖患其貽禍甚大然只說訛言沸騰其勢昌熾便了念我獨兮以下只承訛言一邊說舉朝安危利災恬然不以爲憂而大夫獨憂故曰念我獨兮此句是古今亂亡通患若憂之者衆則亦不至亂亡矣爲社稷生民憂則所憂者大而非止一身矣故曰憂心京京字從將字生禍大憂亦大也又言我之憂所以如是大者正緣小心畏慎衆皆不察而又不取顯然憂之是以隱憂而至于病也鼠在穴中人誰知者故隱憂謂之癩憂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音庚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叶下好

言自口叶孔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瘡病自從莠醜也愈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訛言之人虛偽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

合參夫我以憂亂之故而受病如此然疾痛則呼父母亦人情也今父母生我胡爲使我而遭此病乎使亂而在我之先則有所不及見在我之後則有所不及知者可以無憂矣今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而使我適當其時則不幸極矣然所以致此者正由訛言之人耳蓋人之有言必本于心而後是非爲有據今訛言不出于心而虛偽反覆或好言以相誇固但出于口或醜言以相毀亦但出于口已是非公是非非公非其變詐如此則國是以搖群聽以惑而生亂心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彼顯以獨憂爲矯欺以小心爲沽名反加排斥

而侵侮焉。亦獨何哉。

拊講此章上四句是傷已之適丁乎亂。下推訛言之害而益病乎已也。胡俾我瘳。指上京京癘憂言瘳字即領首即痒字來不先不後即胡俾我瘳之意言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而使我受病至此好言是夸譽之言夸言是讒謗之言就毀譽上說即所謂訛言也蓋訛言之人安得有好言兩自口可味言不出于心而出于口則倏而好倏而莠皆不可知正訛言之象也愈愈益甚之意惟言之好醜而皆不出于心則得其好言不足喜得其莠言不足怒而憂心愈愈蓋已日甚一日矣有侮者見亂世人情往往與正論相反故見其獨憂以為矯激見其小心以為過計而妄加誹斥勢所必然所謂一國之人皆狂而反以不狂者為狂也一說指訛言中傷者彼以為是而我以為非彼以為樂而我以為憂動與眾違侵侮自不免矣○徐做弦云人之出言是則俱是非則俱非人誰有眩其聽者惟好醜之言皆出于口則其好也不過為不根之善而其莠也未免為游言之倡此所以為訛言而足以亂人聽也

憂心惇惇

音

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

去聲

其臣僕哀我

入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惇惇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合參夫訛言繁興。則禍亂日甚。而國之將亡兆矣。是故憂心惇惇。念我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為他人之臣僕也。然忠臣義士猶或可以自靖節。國雖淪喪亦必罔為臣僕矣。所可哀者。今世之人。未知從何人而受祿。譬如視烏之飛。不知其將止于誰之屋也。不亦可憂乎哉。

拊講此章上四句言國勢之將亡。下哀民生之無定也。惇惇即念我獨意。念我無祿傷已之不幸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民以

百姓言或云。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要不必分疏。總是因虜受辱之意。此四句一氣從自家說起。而哀舉國之人。重憂幽上。哀我哀之也。我人不是詩人自言。乃言已同類之人。若詩人自處。豈宜更受他久祿耶。疊山謝氏曰。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此處須以已之不臣二姓。炤出人之可哀來。人以有位言。而慶源輔氏則並指上下言之較安。一說從祿祿字與無祿祿字同。不是爵祿之祿。蓋食其毛。即受其祿也。郝鹿野從指事生人之樂意看亦好。末二句是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詞。正明哀我人斯二句之意。瞻我瞻之也。瞻他人如視鳥也。借鳥言者。鳥向啼背栖。易合亦易散。故流亡屯聚。稱為鳥合。一說周之興也。有鳥流于屋之瑞。今周將亡。不知其瑞。當復見于誰之屋也。此非正解。○此章總是設為危言以動之。承上章言已之見侮不足言。而國之將亡深可慮。蓋自古未有訛言煩興。而國家不至于敗亡者。蓋其虛偽及覆之說。使人淆于是非。而眩于名寔。榮惑其耳目。潛移其心志。奸黨並進而不覺。善類云亡而不知。邦國殄瘁。職由斯故。所以識微君子預為之憂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
音蒙叶 既

克有定。靡人弗勝。
音升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為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于。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眾則勝天。天定則能勝人。疑出於此。合。參。夫。訛。言。之。人。惑。亂。得。志。無。辜。之。人。臣。僕。是。懼。則。善。惡。之。不。明。甚矣。我將何所訴哉。瞻彼中林。大而維薪。小而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于。天。視。天。反。夢。夢。然。不。明。若。無。意。于。分。別。善。惡。者。何。哉。然。此。特。其。未。定。之。天。而。民。之。不。幸。適。與。之。值。耳。倘。氣。化。自。衰。而之。盛。世。道。自。否。而。之。泰。則。監。觀。之。體。克。復。其。常。主。宰。之。神。不。爽。其。用。而。天。定。矣。將。見。善。惡。分。明。為。善。者。必。降。以。百。祥。為。惡。者。必。降。以。百。殃。

詩經卷之十一

無有人之淫。不為天所勝而禍焉者也。然此有皇上帝。豈于惡者有所憎而禍之耶。蓋福善淫禍乃自然之理。天特秉此理耳。未嘗有私憎也。既定之天如此。惜乎今之未定。訛言者尚未見禍。則其為惡當何時而已乎。

拊譟此章上四句。興民困無所訴于天。下言天定必能勝乎人。以人之視物大小甚明。興天之于人。善惡無別。蓋反興也。方殆即上無辜二句意。天非夢夢也。以時事視之。若夢夢者然。雖以善惡無所皂白言。却重無意別惡。上註不曰不能而曰無意。便伏下終有定時。既克有定。要見民心危困。上帝豈不憫之。其厚淫人而降之罰必矣。靡人云者。憑他奸詭。天決勝却也。未定既定。以氣運言。靡人弗勝。諸家兼福善禍淫說。然愚謂崑就禍淫一邊言。云憎句方可接也。豐城朱氏曰。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也。善者未必福。淫者未必禍。則以氣化自盛而趨于衰。則常者有時而變。此正其未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禍者。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福。而今日之受福者。安知其不為他日之禍乎。伊誰云憎接弗勝來。夫淫者禍之似。若天有所憎。然禍加于淫。罰惡之

公理也。天何憎哉。知後日之禍非憎惡。則知今日之未禍非曲庇也。後定而今不定耳。第不知天果何時定乎。此章總要看一天字。蓋因讒人之難制。而以天儆惕之也。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

訊音信之占夢叶莫登反。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叶胡陵反。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之止也。今其訊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

雄抑以似君之君臣乎

合參夫善惡之別雖未定于天而訛言之懲尚有賴于人當今訛言繁興乃謂山之卑矣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民之訛言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大率類此矣而王乃安然信之寧莫有懲而止之者斯亦惑之甚矣夫王莫之懲猶望有止訛之臣也及其詢彼故老之明臧否者問彼占夢之明吉凶者庶幾有以決其是非而賴以止訛也今故老者曰閱歷世故予聖矣占夢者曰極數知來予聖矣而于訛言之是非卒無有能辨之者是猶視烏之飛果誰知其雌雄也哉在上既無止訛之君在下又無辨訛之臣則訛言之孔將亦何怪哉
解講此章按通解云上四句嘆無止訛之君下言無辨訛之臣此說未安寧莫之懲句概說下四句承此句言之召彼詢彼指王說不得以上下分屬也謂山二句既非比體亦非譬喻只是大概論訛言不寔皆如以高為卑之類此即指鹿為馬指烏為鸞之意借影言之非寔然也至寔而可據者莫如山今謂山蓋卑而其寔則岡陵之崇則其他無寔可據者又可知矣此亦見其易辨寧莫之懲蓋王方狐疑

不斷莫能究察而禁止之也故老閑事之多能明臧否占夢知來之素能斷吉凶召與訊乃王召之訊之也言至如此誣妄不斷然懲止而反召之訊之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誰復有能辨之者乎即召之訊之便是其不能懲處具曰予聖各是其是不能辨決則不能自知何能知人之言烏之雌雄只借來以形言之是非見朝廷之上同聲附和唯唯諾諾之風也具曰句自平日自負言誰知句自今日昏昧言大意謂平日動以聖人自負而于訛言寔不知也詩義只如此不必深求○箋曰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機祥之甚此又一說○黃維章曰具曰予聖不為矜己之長執己之偏恭當此繁霜召變岡陵易位之世言未出口而禍即隨其後自不得不謬為人言以欺人耳其實心在懼禍也愚按卧子召彼故老四句文亦如此講○註引子思對衛侯一段極切本旨但子思以直語而此詩以諷論隱顯不同而所以規時事則一耳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叶居亦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踏音積維

號音斯言有倫有脊哀音之人胡為虺音毀音蜴音易

賦也。局曲也。踏累足也。號長言之也。脊理也。蜴蜥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踏其所

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

合衆夫訛言莫懲。世亂極矣。身將何所容乎。人亦有言。謂天蓋高。而吾之立有若將墜。不敢不曲身以求容。謂地蓋厚。而吾之行有若將

陷。不敢不累足以求載。其所以號呼而為此言者。實有倫近于人情。而非誕謾無序也。寔有脊近于道理。而非鄙俗不經也。誠以訛言惑

世。而禍患起于不測。雖天地之高厚。實置身之無所。此其肆毒甚矣。哀今之人胡為肆虺蜴之毒以害人。而使我不敢不局。不敢不踏之

如此哉。抑講此章上六句言憂亂之言為有理。下哀致亂之人為太甚。而謂字寔是詩人之詞。只托人言以自謂耳。天至高。地至厚。訛言之世。懼

禍畏亂而不能展布其四體。故曰不敢局。是卷曲以立身之倭也。脊是累足以行步之狹也。四句形容畏首畏尾。不得自如之意。斯言即

謂天四句。號是呼而長言之也。有倫是近于人情。而非迂遠無稽。有脊是近于道理。而非鄙俗不經也。蓋訛言之世。身在天地間。真若難

容。為此言者。信非妄也。今之人。指訛言之人。胡為句。指訛言之禍。此只大概言世道如此。不特指自也。註使之至此。正所謂踟躕不自安

也。○箋曰。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今之人胡為如是。傷時政也。

瞻彼阪音田有苑音其特天之抗音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崎嶇境埆之處。苑茂盛之貌。特特生之苗也。抗動也。力謂用力。○瞻彼阪田。猶有苑然之特。而天之抗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

亦無所婦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為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

易其無常如此

合參夫我之遭亂而至于無所容何莫而非天之所為哉。瞻彼阪田。宜若無所容也。猶有蕪然特生之苗。况天無不傾覆。乃阻抑頓挫乎。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夫王始而求我以為法也。則惟恐其不我得。及既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讐然。徒求之而已。執之而已。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非天之抗我而何也。

抑論此章上四句。是答天之病已下。嘆王之用已無常。正見天病已之甚也。興意以地力雖至薄。猶能生物。天心本至仁。乃不能愛人。皆理之難明者。故以為興。註崎嶇山險也。境壅瘠薄也。抗我是齟齬頓挫。跋前疐後。使我動輒得咎也。天之抗我。便是君之抗我處。抗不在求時者。只在執時者。彼求二句。是有貪賢之名。執我二句。是無用賢之疑。求我則謂求為修己治人之則也。一說猶云求我做個賢人。榜樣亦好。而做茲則云非真欲取以為法。不過借其聲望。以為己之重耳。如不我得。必欲得之。不意其不得也。執我仇仇。謂言必抑之。行必

過之。苦苦束縛。使不得展布意。仇仇不一言之。見無一事不與我牽掣也。通解謂執我仇仇。即求責無已盡。遺以勤勞之意。力謂用力。如云着寔用之也。非使已盡力之謂。不我力見終無一言之從。一謀之用也。此二句有用之寔棄之。棄之而又不任其去之意。所謂進退維谷也。如此則前之所以求之者。豈真有用之之意哉。大抵亂世之于賢人多如此。夫始迫而出之。使不得安于野。終又拘而執之。使不得用于朝。此正天之抗我處。士居亂世。拚一退而不仕耳。讀此詩乃知亂而可退。猶非亂之至也。○以上七章。皆反覆言王信讒言以致亂而憂之。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叶力矣燎之

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音威呼悅反之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為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威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為國政之暴

詩經卷之十一

言經五... 卷之... 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妬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合參夫我之窮困固出于天。而禍亂之本寔王惑于寵昵之私也。故我心之憂有如固結而不可解者。以今茲之國政。胡為若是其暴惡故也。夫燎之方盛之時。無有能撲而滅之。孰意此赫赫之宗周。基于文武成于成康。乃一褒姒足以滅之。以祖宗數百年之業而墜于一女子之手。不亦重可傷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是憂虐政之病民。下言女寵之亡國以傷之也。以前總言王信訛言致亂。而此又推本致亂根由。言吾憂之所以若結者。以政之厲也。而王政胡為暴厲如斯。意本原之地。必有蠱惑王心者矣。胡為厲句。便炤着末句。厲如淫刑重斂之類。燎之二句。是反言

以起下。言火盛則難滅。國盛反易亡也。見王惑于褒姒如此。則讒言競起。亂本已成。不至喪國不止。文武之鐘簋猶存。灑洛之山河如故。而以一女子潛而移之。在席之間。女色之傾人國如此。前皆憂訛言。此直指褒姒滅周。見王之棄賢信訛。皆由于此。滅周是未然事。周末滅也。知其必滅也。但詩人却似已滅者。方是口氣。漢史云。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唐元宗幸蜀。人有來獻者。詢之。對曰。臣伏草莽中。知有此事久矣。詩人即此意。○鄭乾溪曰。人君一心。萬化之原。苟無所蔽。如大明當天。群慝自伏。惟女色所蠱。喪其本心之明。是以訛言得肆。天下之亂。由此而成矣。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究其本也。○豐城朱氏曰。桀之亡也。非湯滅之。妹喜寔滅之也。紂之亡也。非武王滅之。妲己寔滅之也。幽王之亡也。非申侯犬戎滅之。褒姒寔滅之也。然桀亡於妹喜。而天下遂為商者。以其有湯也。紂亡于妲己。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幽王亡于褒姒。而天下不至于易姓者。以維有褒姒以滅之。而無德如湯武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其在人者未泯也。噫。當是時。天命之眷眷于周者未釋也。民心之眷眷于周者未散也。而幽王則用嬖妾以亂于內。用群小以亂于外。自絕于

詩經五... 卷之...

天。結怨于民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安成劉氏曰。章末四句。語意反覆相應。其言燎之難滅。正以傷嘆宗周之易滅。真似道已然之事。竊恐或說為長。且使宗周未滅。褒姒方寵。則詩人之言未應指斥如是也。若以下篇艷妻煽方處之語證之。彼詞則又微婉。雖作于褒姒。辟惑之時。固無嫌也。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兩反載。

如輸爾載。在將伯助予。

叶演汝反。

比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輔。以防輔車也。輸墮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隨。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言。夫王外惑于訛言。內溺于女色。而致亂亡之將至如此。然要其所以卒成是亂而不救者。則王之棄賢故也。請借車而喻之。彼乘車者。經歷險阻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而知其必窘于陰雨。則泥濘而車陷。可推矣。斯時也。誠無棄爾益輻之輔。猶幸其載之不墜也。顧於車之既載。而乃棄爾輔。是失其持危之資矣。及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豈能有所及哉。然則國家將危。而棄其賢臣。至於既危。而後求賢之我助。其亦無及矣。何以異是哉。

抑講此章。喻其求賢于已危。而禍為難免。上二句。喻王者可免之勢。下是傷其棄賢之危。上二句。輕只是起下。歸重在不能用賢上。棄賢亦大概說。非謂所棄之賢。即執我仇仇者也。終其永懷句。接上淫虐來。正見雖未滅亡。終是滅亡之道。如車行絕險。雖無陰雨。已恐載之必輸。况又迫以陰雨乎。永懷者。思其終之安所稅駕也。此句是一轉語。一遇陰雨。則必有所窘。是又一轉語。曰窘。皆自君子言。王固不知也。其車四句。一氣說下。既輸爾載。將伯助予。如唐太宗敗于高麗。乃思郭元振。元宗蒙塵入蜀。乃思張九齡。不用而思之。亦晚矣。

詩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淫虐而兆大難之端。猶夫陰雨之患也。忘危而棄其臣之賢。猶夫輔之棄也。難至而求賢臣之晚。猶夫輸載而後號伯之助也。通章就車說。正意補在後。但蘇氏註。逐句解去。作文須依本文說完。然後以所喻之意繳之。不必零碎觀入。○今下章一是戒其棄賢。一是勉其用賢。是一串意。先輩曾議論此章末。亦且慢貼棄賢意。隔斷詩人語氣。下章總貼。方見圓活。○麟士按。下二章既皆為比。則終其永懷一句。無論其為人自思。與君子代思之。皆當屬駕車。未可遽屬王也。○依蘇註。永思其終。則終其懷。永倒句法也。謂君子思之自無妨。但二句須一氣。所謂永思其終。即思此陰雨之窘耳。不可又看二句作兩層。又窘又字。或照既載。亦倒句法。負重行遠。而又陰雨濘滑。總見無可棄輔之理也。看古人詩。只如看今人詩。無中生有。乃添陰雨二字。宕起下文。又不言其車。而先念陰雨。俱是主意映攝之妙。

無棄爾輔員

音云

于爾輻

叶筆力反

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叶節

力反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叶乙力反

此也。員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以為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一說王曾不以是為意乎。

合參然求助于已危。孰若防患于未然乎。彼輔所以益輻。而僕所以御車也。使駕車者果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之所不及。而又屢屢顧視其僕。以助其輔之所未。周則所以備患者預矣。將見有備乃可以無患。必不墮爾所載。而終踰絕險之地。若初不以為意者。雖有陰雨不為患矣。然則求賢于未危之先。而禍亂為可免者。何以異是哉。

析講此章喻其求賢于未危而危終可免。上三句喻思患用賢之道。下是終可免于其難。與上章句句相反。輔以益輻。而相即吾輔所以益國者也。僕以將車而衆即吾僕所以效力者也。無棄履顧字皆致戒其君之詞。輔與僕對看。輔是喻已用之賢。故曰無棄。僕是喻繼用之賢。故曰屢顧。蓋有輔則輔車相倚。而防之者有其具。其視車載而棄輔者不侔矣。顧僕則僕夫之多。而御之者有其人。其視載輸而號

伯者不同矣。終踰絕險，即止大難。陰雨之意，曾是句。見時有賢相衆，賢扶持，便可恃以無恐，不棄賢以為輔治之具。猶輻之益也。屢可資以充圖治之用，猶僕之顧也。制治于未亂，而亂不生，猶不輪載而踰險之不意也。終字與上終字相應，不意與上永懷相應。國事已不可為而猶惓惓曰無棄，曰屢顧，曰終踰，誓之見親愛者之將死而尚冀其生于絕望之中，而轉生意外之望，悲婉痛悼，愈不可言。○豐城朱氏曰：輻以固轂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後可以不墮所載。玩書旨，只宜重輔與僕，此作三平，似未是。○集傳：王曾不以是為意乎句。按新安胡氏解云：苟能如上文所戒，尚可以踰歷絕險之地，而保其終也。顧乃曾是不以為意乎，亦可從。

魚在于沼叶音灼亦匪克樂洛音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

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比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

合參夫用賢固可以免亂。今王不能然，則禍亂之及，將安逃哉。彼魚相忘于江湖者也。今在于沼，亦匪克樂矣。故其潛伏雖深，亦炤然其易見。無所逃于網罟之患也。然則君子之處亂世，雖善自韜晦，而竟難免于禍患，亦猶是矣。此我所以憂心慘慘，深傷國政之虐，而階天下之亂，以至此極也。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遭亂之無所逃，下念其致亂之有自也。魚在四句喻身處亂世，欲韜晦自免而不能也。憂心句總前許多事來。念國之為虐，言為政者淫虐不止，以禍天下之民，棄賢不用，以厲天下之衆，正上胡為厲矣之意。此益俯仰時事而復嘆之。見處今日之世，如魚舍江湖而處池沼矣。我安得而不憂。○莊鶴素曰：念國之為虐，追恨之詞。念字最可味。乃詩人一片苦心處。言我之憂心慘慘，念今為國者信訛棄賢，淫虐不改，使天下不免為在沼之魚也。○麟士按：註止完前四句正意，嚴緝云：然君子不為為一身之安危上，其憂心慘慘然愁戚者，惟念國之行虐政，而民罹其害耳。乃補註後二句。

詩經卷之六 魚在沼 亦匪克樂 潛雖伏矣 亦孔之炤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音洽比音其鄰婚姻孔云念我

獨兮憂心慙慙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慙慙疾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嘉穀以洽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于疾痛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

合參夫我之憂亂而懼無所逃如此彼小人則不然既有旨酒又有嘉穀有鄰里焉則以酒穀而洽比之有婚姻焉則以酒穀而怡懌之其身其家曾不之慮也。念我獨憂心慙慙然至于疾痛蓋懼禍之及身家且不保矣何暇于鄰里之洽比婚姻之悅懌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小人樂其樂下言在已憂其憂也。重在小人得志上彼有四句是得志中一事便見小人安危利災不知禍之將及也。此曰洽比有聯合依附之意云訓旋有周旋繾綣之意。朱註引燕雀處堂形容其氣盈志足之態極是。酷肖蓋小人恣肆荒淫危若朝

露朱註直從昏迷中喚醒之。念我獨兮連下說。猶云自我想起來獨我為有隱憂如作獨我念兮憂字便無着落。憂者傷國勢之日傾懼禍亂之將及亦念及國家與生民非憂止一身之謂。○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曰彼得志之小人惟與其姻親鄰里煦濡以相樂而我獨憂心之甚然彼之所以自樂者亦豈能長保其樂哉。○豐城朱氏曰旨酒嘉穀以洽比其鄰里怡懌其婚姻惟優游無事者能之。若憂亂畏禍之人則其家之不能恤而何以洽比其鄰里其身之不能保而何以怡懌其婚姻此君子之憂所以至于疾痛而自嘆小人之不如也。

此音彼有屋敷敷音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音

是椽音可矣富人哀此惇獨

賦也。此此小貌。敷敷窶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祿天禍。椽言寄可獨單也。○此此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敷敷窶陋者又將有穀矣。

詩經卷之十一

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極喪之耳。亦無所歸怨之詞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博獨甚矣。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也。

合參夫小人得志。豈特君子受病哉。而天下均受其病矣。彼此然卑小者。不當有屋也。今以見用于王。而皆有屋。是卑小而豐大矣。藪然。寡陋者。不當有穀也。今以見用于王。而皆有穀。是寡陋者而富足矣。大小人皆得以安居美食。而當今之民。獨在窮困之中。而無祿者。是天禍極喪之也。夫天禍極喪。雖曰貧富俱受其禍也。然富者優于力。而裕于財。猶庶乎其可也。至于博獨。則力罷財竭。已不堪命。不亦可哀之甚哉。吁。若大夫者。其憂時憫世之意。可謂切矣。周時王不悟。而周宗之卒。底於滅。而莫救也。

辨講此章上四句。言小人得志而民獨病。下傷窮民之尤病也。此二句。亦指說人。上鄰里婚姻。此言彼此救救。皆是得志之小人。蓋合為一黨。貪祿固位。而禍國家者也。其寔皆人君失道所致。不可不知。天地間財止有此數。小人富則民必窮。此自然之理。今小人之屋與

穀。從何處得來。大都剝其民所致。是庶民無立錫之地。無擔石之儲。可知矣。方有穀。方字。見王正寵用之。乃小人得志之日。即是小民不幸之時。此皆天寔禍之耳。然天向亦不是歸咎于天。所以甚小人之禍也。拯凡聚斂刑辟。皆是衰亂之世。貧富均之受禍。總在困苦一邊。但善政不施。窮民固無時而舒。虐政不改。富人亦有時而哀。蓋就困苦之中。自較其淺深。見富人猶足支持。不比博獨之民。不聊生為甚。非真以富人為可也。總見訛言之亂。禍及生民。而用賢以挽回天變。不可不亟矣。○東萊呂氏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故曰舒矣。富人哀此博獨。○哀公寥云。寔倉廩充府庫。國富而鄙。貧猶可言也。收公利肥私家。小人富而君子貧。不可言也。吁。嗟乎。一旦天下盜起。乘輿播遷。萬世之後。徒罪夫守瓊林大盈者。而私家無罪焉。是以世世小人。得以肆為奸惡。而不止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曹允大曰。此詩憂訛言之甚大。至于閔邦國之將亡。傷國政之
淫虐。至于周室之既滅。而斯民之病。賢人之困。又皆極其一時
感慨之思焉。可謂以
天下之憂為憂者矣。

十月之交章

傳 皇父崤政。賦 十月之交。

序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全首通詩八章。專刺幽王用皇父而作。前三章是欲言皇父之造孽。而先言災異之變。所以起下章也。四章言災異由于小人。而皇父為之魁也。故五章六章。帶言皇父之惡。七章八章。則言已遭皇父之害。而歸之于命也。怨皇父。止所以刺幽王。總重不用其良一句。而皇父則不良之尤者耳。篇中紀災異以日食為主。而雷電山崩川溢。只帶言以甚之。○按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食。三年。三川震。岐山崩。詩蓋

作于營向之日。而追論災異之所自召。非必以日食之日作也。記此再詳之。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叶莫後反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

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叶於希反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于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于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

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日行有常度而寔為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合刺此刺幽王用皇父作也。若謂天人一體也。人事失于下則天變見于上今日之變不有大可異乎。時維十月斗柄建亥天氣上升一陽猶未復也。地氣下降六陰方用事也。當其晦朔之間而日月交會之際是朔之日辛卯日也。夫十月則為純陰之月而辛為陰金卯為陰木又為純陰之日陰之用事見矣。於此之時日有食之是陰盛足以亢陽陽衰不能勝陰誠為非常之變矣。不為時事之大可醜乎。夫日月皆天之象但月為陰精有受制之象其有時而虧者宜也。日為陽精無可屈之理今乃亦為之虧焉是誠非常之變也。天之示變既大則國之危亂可徵而斯民必首被其患矣。今此下民不亦甚可哀哉。

柳講此章上四句言日食為非常之變。下言日食為可憂之大首二句將言日食之變故先紀其日月之詳以見群陰之互見也。首句重十月二字言純陰之月也。交者日與月交會也。乃晦與朔之間即九月三十日之夜十月初一日之早也。第二句重辛卯二字言純陰之日也。天干有十而庚辛屬金重光之辛則為陰金地支十二而寅卯屬木單闕之卯則為陰木夫月當純陰其日又是純陰之互見陰盛可知矣。日有食之重者純陰而食則陰壯陽微故曰亦孔之醜。彼月句乃伴意重此日句見陽不當為陰所侵而乃虧焉則亂亡兆矣。詩人哀之。○孔疏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云不言日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睹故疑言日有食之。○輯錄左旋於地陳師凱曰坐北面南則東為左西為右。天運降于西升於東故為左旋。同道。疏義曰日月之行有先後則一東一西各在一度至此而東西相會日月所行相去常六度則一南一北各有其道至此而南北相交尋常之合只是同度同道又同道則縱橫相合最親切者也。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又曰天道左旋日月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日為月所揜而食。語錄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寔有之符曆

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並黃道而九月九日而月為之食。疏義曰。亢當也。日為火。火體光散在外而內則暗。月為水。水體外暗而內則受光。日月相對。大親切。則月正當日之內暗處。故月無所受之光而月食。當食不食。疏又曰。按月避日者。由陽氣壯盛。陰氣不敢犯之。自然退縮。如水見焦釜自緩也。纔少退縮。則彼此相差而同度必不同道。同道必不同度也。○大全安成劉氏曰。古曆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四分度之一。該九百四十分內之二百三十五分。然天之為體。即星辰次舍周布之定體也。天之為度。即二十八宿縱橫布列之度數也。天之左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自其星辰次舍度數之全體。旋轉於太虛空中。既一周而復過其既匝之西。以度準之。週滿一度。是一日內。共該行過三百六十六度二百三十五分也。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為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朱子曰。天只如一圓匝。赤道是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黃赤道

相交處撞着。望時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于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而遮了日。故日食。月食謂之闕虛。蓋火曰外影。其中寔暗。至明中有闕虛其虛。主微望時月與之對無分毫相差。為闕虛所射。故食。○杜預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每二百年九十年。日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之所感召耳。○禮曰。男教不修。陽教不得。謫見于天。日為之食。漢書孔光曰。日者人君之表。君德衰微。陰道盛強。侵蔽陽明。則日食應之。夫幽王不能修德行政。陽事失矣。而小人女謁皆陰類也。相與蠱惑王心而敗壞。安得不取謫于日月之災乎。以下言不用其良。為召災之本。

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叶戶郎反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彼月

而食則維其常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

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合參。然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彼日月告凶。而不免于食者。以月不避日而失其道。或掩日則日為之食。或亢日則月為之食也。所以然者。良由四國無政。而紀綱之不張。不用善人而奸邪之得志。是以事作于下。象動于上。而日月之吉凶如此也。夫自感召之機。而論之。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但就其中而較之。彼月而食則陰亢陽而不勝。猶為未失其常也。此日而食則陰勝陽而揜之。何如其不臧耶。此日食之所以為可醜也。

折講此章上四句言天變之有由。下指日食為天變之大也。告凶云者。謂當朝日為月掩而日食。當望日為月亢而月食。以告乎凶咎也。不作日月并看。都在月不避日上看。蓋日食固是月不避日。而月食亦是月不避日故也。四國無政二句。重下句。惟不用其良故。四國無

政。此已暗指用皇父意。了不用良人而用小人。分明是抑陽扶陰。宜乎月失其道而告凶也。此日而食。與此月而微稍別。前以陰陽之本體較。此以陰陽之勝負較。則惟其常。不可死煞說。蓋月食亦非常道。持較之日食。則為常耳。此亦是變中之常也。陰至勝陽。必有大不善事。為之感召。但不知應在何事。何人耳。于何二字最有味。不臧正打着告凶二字。○左傳昭公七年。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愛民。三曰從善。此說與此稍異。○李尋災異對云。日者眾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且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乎色。日初出。炎以揚。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後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于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漸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

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又云。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朝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大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伏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

燁燁音震雷不寧不令叶盧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

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何憊音莫懲

賦也。燁燁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峯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爲谷。深谷填塞故爲陵。憊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大心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

合參然今日之變。不但日食而已。且陰陽之愆其期。淫雨之爽其候。當此十月之時。燁燁電光一發。而雷聲繼之。震動暴厲。可不寧之若是也。非時失序。何不令之若是也。是天道變于上矣。及夫久雨之後。洪水爲災。百川沸騰。而失其順下之性。山冢峯崩。而易其良止之常。高岸崩陷而爲谷。深谷填塞而爲陵。是地道變于下矣。夫純陰日食。固以爲異。今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皆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可也。哀今之人。胡爲忽天地之變。而曾莫懲創也。寧不至于傷敗哉。

析講此章上六句。言災異之叠見。下言君心之不省也。通主淫雨水患而言。首二句淫雨之時。中四句久雨之後。雷電一意。有電必有雷也。觀燁燁訓電光可見。言燁燁然電光一發。而雷聲繼之。雷電不可平講。蓋雷不可言燁燁也。雷電不足爲異。惟十月有此。故爲異耳。不寧以震動暴厲言。不令以非時失序言。嘗放月令云。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又云。十月虹藏不見。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洩。民多流亡。觀此可知不寧不令之意矣。淫雨之後。山川失常。陵谷易處。俱本陰盛陽微。說爲谷爲陵。因沸騰峯崩來。

詩經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言矣夫災異之變如此。而所以致之者。豈無其由哉。彼兼總六官者。卿士之職也。以皇父而為卿士。則足以首天下之亂。一皇父卿士進而群佞皆盈朝矣。是故司徒掌邦教者也。以番氏為之。不過尚惡以相濟。豈能敷五教。擾兆民乎。冢宰掌邦治者也。以家伯為之。不過比周以為黨耳。豈能統百官。均四海乎。膳夫掌王之飲食。內史掌八法之廢置者。而以付之仲允。聚子則皆匪人之比矣。果能克舉其職耶。趣馬掌王馬之政。師氏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而以付之蹶氏。楛氏則皆淫朋之黨矣。果能克勝其任耶。互相引類。分據要途。小人之黨盛矣。以至后妃所以主內治者。今則艷色之妻為之。其勢熾盛。方居其所而未變焉。女寵之權又何盛也。夫有小人以用事于外。又有嬖妾以蠱惑王心于內。此災異所以繁興而亂亡所以莫救也。

辨講此承上三章說。上極言災異之事。此則原其所以致之者。由小入用事。而嬖妾為之蠱惑故也。皇父句另講。中六句各自為對。末句另講。卿士位卑于六卿。而序之于首者。見皇父小人之七罪之首也。曰卿士者。見六官之長。又權之首也。國有六卿以分庶政。而設卿士

以總六官。不是太宰之屬。○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地官大司徒。卿一人。天官膳夫。上士二人。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上八柄之法。趣馬。夏官屬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得失之官。大抵奸臣女后。勢常相倚。故須歸重皇父。艷妻上蓋首惡者。皇父而為之中主者。艷妻也。餘黨不過助之者耳。方字見蠱王心者。正未有艾。而群奸之專恣。安有極哉。詩人稱太姒則曰淑女。稱褒姒則曰艷妻。淑之一字。可盡其賢。艷之一字。可見其無德。○此章只不用其良一句。而詳言之。蓋推原災變之故。而歸之賈禍者。但是詩專為皇父所困。而作故先數之。以為罪之由。蓋一皇父進。而眾皇父皆進矣。○觀註以為之主語。似以女寵為亂本。然全詩自艷妻句外。不更及一言。而下四章又專言皇父之惡。則詩意重刺王用小人。而本章則小人女寵並重。而女寵又其主也。○谷永日食地震對曰。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屢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于內。勢行于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婁驕煽。日以不滅。此其效也。又曰。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

詩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母姬，以成伯功。幽王惑于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于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賤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叶謨悲反 徹我

牆屋，田卒汙萊。音烏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音禮則然矣

賦也。抑發語辭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汙停水也。萊草穢也。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

合參然小人用事而皇父寔為之魁以皇父之惡言之抑此皇父自作都邑豈自以為不時哉吾聞古之聖主哲后尚不鄙夷其民以從

已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兆庶爾胡為動我以徙而不就我以謀使吾民曉然知其意乃遽徹我牆屋使我役于迂徙而田不獲治卑者汙而高者萊也且曰非我為是以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夫下供上役固禮之當然豈有動大衆作大事而不通衆志不盡下情者哉其不仁于下也甚矣

抑謂此章上六句是述違時以徙民下是假大義以責民也兼上言王用小人皇父為甚皇父之罪擢髮難言即以今營向一事言之而其虐民不仁貪利不忠亦可見矣自此章以下通是言皇父之首惡首二句是度皇父之心見其任智而自用也胡為二句見其恃勢而妄作也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已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曰胡為我作云云徹我二句勿以居食對看蓋徹我牆屋正是動民以徙田卒汙萊又見徙居之流弊故不得以事其田疇也末二句是責民以徙之詞兩曰字要看本不時而曰豈不時本戕民而曰予不戕正見他豪暴自大處孔疏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皇父以親寵封于畿內既封即

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墻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情以責之○臨川王氏曰此章專言皇父崑恣而害及于民也○豐城朱氏曰徹我墻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汙萊則無以食其力

皇父音甫孔聖作都于向去聲擇三有事音去亶侯多藏去聲不

慤音去遺一老俾守我王叶于擇有車馬以居音去徂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亶信侯維藏蓄也慤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言皇父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為卿又不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合參夫皇父作都不惟不仁于下而且不忠于上彼求仁賢以自助任者舊以事君古人不取私便其身圖而以人事君固如此也今此

皇父自以為聖而其作都于向也不知賢哲之當求而惟有見于貨財之可欲三卿之擇寔維多藏之人曾是而謂之聖乎夫既徇乎私則必忘乎君矣彼舊在王室者可以保王躬而補王缺者也則不强留一老以為天子之衛但擇夫車馬之多者與之以居于向邑而凡可以自利者無不為矣是皇父之心知有身而不知有君非不忠而何

抑講此章上四句言自聖而遺賢下言忘君而專利總言其作都徇利而不忠也孔聖二字分明指出皇父賣弄聰明剛愎自用情狀惟其自聖故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惜謂君子未必勝已謂小人未必害事所以不肯求賢而但取富人也欺君害民皆由于此按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則向在東都去西鎬千里而遙皇父以親寵得封東都畿內又按琴溪陳子曰是時周尚都鎬而皇父私邑為向乃在東都蓋皇父官在鎬京而營邑于洛自為巢穴平王東遷遂為畿內之區左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以是知皇父亦姜姓也三事是三卿之官孔氏曰皇父封畿內當有二卿今立三卿蓋僭比于列國之諸侯矣不慤遺一老非故收

黽

音敏

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音下下民

為私用只是顧了自家使不思為國把舊日香德之臣盡皆斥去不留以衛王也曰慙非惟不能誠心以圖之亦不肯委曲以圖之也末二句與賈侯句相應三卿多藏指責者言蓋富民之以賄進者皇父即以此為卿耳擇有車馬指衆之富者言曰有非一人之詞也如漢徒富家以寔五陵之意○太抵人臣一有自聖之心每援富人以為黨每殖厚利以自私如國有老成王所倚以為重者國有富民又王所恃以為安者今皇父屏黜老成使朝廷之上為之一空而即其民間之有車馬者亦俱挑擇以寔私邑總言其自私自利如此○上言皇父之迂都非時動衆以戕乎民見其不仁此言皇父之作都貪利自私而棄乎君見其不忠○盪山謝氏曰皇父棄舊臣者德而不用不能強留一老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亂之由亦曰罔或者壽俊在厥服西周之亡寔兆于此使皇父秉政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馮有翼未至于身辱國亡也皇父之罪莫大於此

之孽

音藥

匪降自天

叶鐵因反

噂

音樽

沓

音還

背

音佩

憎職競由人

賦也。囂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皆由讒口之人耳。

合參夫皇父之惡如此則吾人之被其害者多矣故黽勉以從皇父非時之役雖勤其事而未嘗敢告勞也我之自盡如此宜可以免咎矣猶且無罪無辜而遭讒口之囂囂其孽孰甚焉然此下民之孽匪降之自天也彼其噂噂然和集而不乖沓沓焉重複而不厭聽其言也雖若毗附以相若而于其背也寔則譖愬以相憎專力為此以交構禍亂者皆由牙讒口之人耳于天乎何尤夫我人被害于皇父又被讒于皇父之左右如此皇父之遺害于民者如何哉

析講此章上四句言供職而遭讒下推被禍之由于讒也承上遭皇父之害來皇父剛愎自用必有群小依托附和以肆其讒虐者故被

詩

經

王

解

卷

之

十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言經正解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徙者傷感而為此言。黽勉從事。即從前迂徙之役。大畧是圻內之民。故下云悠悠我里。無罪句。詩人自謂也。讒口嚶嚶。皆皇父所用小人。之興譖也。無罪而且見讒。而况敢告勞乎。此即下民之孽處。非降自天。即呼起由人。句。相聚而言曰。嚶。再三申說曰。沓。皆陽為相悅情狀。而轉背便相詆毀。此可見面交而情不孚。口是而心則非矣。職競由人。與非降自天。句。相呼應。正指下民之孽言之。讒人之反覆如此。乃皇父所用之小人。而好讒者。寔由皇父。信不可以歸咎于天矣。

悠悠我里亦孔之痲

音妹吐呼洧反

四方有羨

符而反

我獨居

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

叶直質反

我不敢傲

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痲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

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效我友之自逸哉。

詩人既陳其變復推其由。而
以安命終之。其真可謂賢矣。
柳講此章上六句。言己之被禍尤甚。下即天命以自安也。我里是皇
父封內孔痲且空說。四方二句。財盡不勝其求。民莫二句。力疲不勝
其役。正見其孔痲也。曰民莫不逸且羨者。被害之至。視天下之苦。無
甚于我耳。不是真逸且羨如四月之章。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亦此意。

而此乃天
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效我友之自逸哉。
○當是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焉。誠以
四方雖困于財。然猶有羨餘也。我則墻屋徹矣。田污萊矣。而獨居憂
焉。凡民雖疲于力。然猶得以自逸也。我則黽勉從事矣。而不敢告勞
矣。而獨不敢休焉。我里之甚病如此。豈人所能為哉。良由天之生人。
賦命不均。其羨而逸者。命之通也。其憂而勞者。命之塞也。命之所制。
吾亦安之而已。豈敢不安于所遇。而必效我友之自逸哉。夫以皇父
之惡如此。則小人之黨。艷妻之妬。皆可推矣。災變之來。豈偶然哉。吁
詩人既陳其變復推其由。而
以安命終之。其真可謂賢矣。

詩經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天命句承上四句來。指貧富勞逸之不均言之。乃無所歸咎之詞。末句正見其安天命也。我友泛言即四方之民。自逸逸字。單指逸樂說。不必兼有羨。此于迂徙之意較切。登山謝氏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為賢。亦不以衆人之逸樂為非。凡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而已。不敢傲我友之自逸。其詞甚婉。其志堅。而不可變也。○揚伯祥曰。凡人之情。已處其樂。不知人之憂。已處其憂。但見人之樂。彼其自傷之至。故視天下之苦。無有甚于我者。天命有窮。通故人事有勞逸。兩不敢字。與不敢告勞意同。俱是畏皇天之虐懼而不敢也。說者俱作安命之意。不似罪皇父矣。○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八字句。詩之八字者。獨此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耳。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此詩始而極言日食災異之變。終而歸咎女寵小人之惡。亦欲其恐懼修省。去奸遠色。改紀其政也。夫何幽王不謹天戒。而褒姒皇甫之寵任如故。難免于驪山之禍矣。○翼奉奏災異封事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

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伸動于貌。今年太陽建于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為平均。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借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甚。不亦宜乎。○李尋與王根論災異書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為比。為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憂

詩經卷之十七
黃髮任用百里奚卒霸西戎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繼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詩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于極陽之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小用其道感冬雷電潛龍為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日蝕有背向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

盪除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昊天右漢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諸闕葺佞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躍邪陰湛溺太陽為主結怨於民宜以時發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消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

○雨無正章

傳王室播遷大臣閔之賦雨其極

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

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全吉通詩七章。總是責離散之人。當以各敬爾身句為主。前四章是言天變人離之患。而相責以忠。下言出言往仕之危。而勉之以義。析之則首言飢饉之災。以見群臣所以離散之由。而次章則正言其離散之事。三四章遂言王雖為惡。而人臣自當盡職。自當盡言。五六章又曲體其情。而言時勢誠艱。汝情誠切。人臣之誼。亦不宜如是之愆。然未又窮詰其情。而正言以責之。見終不可托詞。而不返也。世亂君昏。去者原非得已。作者亦絕意于其君。而屬望于其臣之意。○此詩誓御所作。故曰曾是誓御云云。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

去聲

饑饉

音

斬伐四國

叶于逼反

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

音

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

罪淪胥以鋪

平聲

賦也。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此時饑

饉之後群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于死亡。則如之何哉。

合參此詩飢饉之後。群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若謂臣子不幸。而際國步之艱。尤其所當効力者。豈可以時之不善。而遂潔身以去乎。誠以今之時言之。彼浩浩昊天。以偏覆為德者也。今乃不大其德。而降此飢饉之災。以斬伐四國之人。徧覆之德安在哉。然天之降災。所以懲惡。使其出于慮圖。必將怨善人而棄有罪矣。如何昊天。疾威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飢饉乎。彼有罪者。舍而置之于飢饉死亡之地。則是既伏其辜矣。猶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于死亡。則如之何哉。夫以有罪無罪之人。而同被飢饉。斬伐之災。天之不憫吾人。甚矣。變不亦大乎。

柳講此章姑為怨天之詞。以發端也。蓋推本飢饉之禍。見群臣之所以去者。以此。上四句言天之降災。下即禍及善人者。以証之。須一氣

說下非而段意不可上下平對。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閔下為昊天。故以昊天言不駿其德。以昊天言其疾威。天非有二也。昊天既元氣廣大而反隘其惠。昊天宜仁覆閔下而反疾其威。所謂勞苦困極未嘗不呼天之意。首四句輕輕叙過而歸重。昊天疾威弗慮弗圖二句。正上下相關處。不駿其德且虛看。下二句正不駿德之定。降喪二句兼有罪無罪皆被禍言。有罪指讒言之人。無罪是不為讒者。以無罪之民而與有罪者俱被滅亡。正是弗慮弗圖之意。重無罪一邊說。舍謂置之于飢饉伏則明正其罪也。與史記伏誅伏字同。總就飢饉言。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音二事

大夫莫肯夙夜。叶戎反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叶祥反庶曰

式臧覆。音福出為惡。

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去者自我

也。勤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乃覆出為惡而不悛也。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也。

合參。夫飢饉荐臻則兆亡立至。蓋立國必賴宗族以相翼。今周宗雖未滅而已有既滅之兆矣。但未知天之所命。屬于何姓。人之所歸定于何人也。然扶顛持危之責。吾猶于諸臣焉望之。奈何危亡之兆。人心解體。彼正大夫本與我共事者。今乃退而離居。使我獨以身而任其勞。莫有知我之勞瘁者矣。三事大夫有官守者也。則莫肯夙夜。以盡在公之節。邦君諸侯有民社者也。則莫肯朝夕。以守尊王之義。此雖未離居而已。無有任其責者矣。是不惟天變而人離。又如此。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也。今乃反出為惡而不悛。則滅亡之禍必矣。天變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挽哉。

析講此章正言其離散之事。上八句言有易姓之兆。而又人離之甚。末二句則咎王不求自善之道也。言人離寔承上天變來。註中天變

人離不並看。還重人離上。周宗既滅。玩註將有字。只是據其有既滅之兆而言之。兆不是天變人離。蓋已有將亡之兆。而天變人離又如此。則滅亡必矣。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正應一宗字。正大夫六句。所謂群臣離散者是也。離居解官也。舉正大夫。見群臣皆散。莫知我勸。猶云無與共事者。只是言其離居而已。非勞逸不均之說。三事大夫是內而有官守者。而莫肯夙夜奉公。邦君諸侯是外而有民社者。而莫皆朝夕謁見。此雖未拋棄官守。其心已不在朝廷矣。庶曰二字。是真望之詞。為惡即後節好佞惡直意。覆出為惡。則絕望矣。夫上有側身修行之君。而雲漢之詩。尚有散無友紀之言。上有覆出為惡之主。而凡百君子。能無蕩折離居之念。言外見君若改行。吾亦無暇責臣。而其如君之不可復望何也。姜專愚曰。此章責臣之意輕。而責王之意重。其寔則責臣之不當去也。○周官八職。一曰正。二曰師。三曰司。四曰旅。五曰府。六曰史。七曰胥。八曰徒。○十月篇。皇父擇三有事。注三卿也。此章注三公也。蓋王有公。侯止有卿。

如何昊天

叶鐵

辟言不信

叶斯

如彼行邁則靡所臻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群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

合參夫王之為惡如此。使其能聽法度之言。則知所以懲創而改圖矣。如何昊天。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如彼人之行邁。忘返而無所底至也。安望其能改惡而從善乎。然為惡者。固王之過。而敬身者。寔臣之忠。凡百君子尚其夙夜朝夕而各敬爾身可焉。夫人已一心不敬其身。是以人為可欺而不足畏矣。吾恐身圖雖可便而公論不可誣。爾胡不相畏乎。且天人一道。不相畏。則拂人之心者。乃所以逆天之理。其不畏亦甚矣。豈不畏于天乎。知天人之當畏。則知吾身之當敬矣。

抑講此章言王不見聽而已。不可忘其忠敬也。上四句言王之為惡。無已下因責人臣之當敬。如何昊天。緊頂覆出為惡。來呼天即指王。

詩經卷之十一

也。按首山蘇氏曰。不是以昊天指王。是呼昊天而告。以王之不聽言也。更直截辟言不信。就指王說。卽下章所謂不能言。不可使者。法度之主曰辟。故法度之言爲辟言。夫法言正人主之藥石。而猶然不信。誰肯改。幽倡狂恣行。又安所不至。此只足上王之爲惡。起下臣之當敬身耳。凡百君子卽上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矣。敬爾身者。及離居之身。而夙夜朝夕。以肅官常供職業也。夫事出人爲。可諉之。卽已苟共出于自爲。將誰諉乎。黃維章曰。只不去便是敬身。不必深說。末二句語氣抑揚。正見身之當敬去者。以離散爲優游。居者以挽回。非吾能事。故曰不相畏。各敬便是相畏。相畏便是畏天。言胡不相畏乎。豈其不畏天乎。臣之事君。天制之也。故以天爲言。直提天來警戒。他並無人已天人兩層。○馮吉人曰。下縱辟言不信。而舉朝默然。辟言亦何由上聞。此處亦見不敬爾身之意。○此與下章蓋舉君臣之大義。以深責離散之人。此說王不聽言。下章聽言則答說。王卽有時聽言。而臣每不肯盡言也。

我成不退叶反 饑成不遂音 曾我誓音 御憺憺音 日

瘁音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叶反 聽言則答 譖言則退

賦也。我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誓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誓御之箴。益如漢侍中之官也。憺憺憂貌。瘁病訊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爲惡不退。饑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遂。使我誓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若乎。

合參。然而君子之敬身者。竟何如也。自今觀之。惡者寇之招。今兵寇已成。而人離。而王之爲惡不退。是玩寇而寇亂將益進也。不善者變之兆。今飢饉已成。而天變。而王之爲善不遂。是樂禍而飢饉將益甚也。此止人臣盡誠于上之時也。乃曾我誓御之卑近者。憂之而慘慘然。日益憔悴。而凡百君子。莫有肯以是兵寇飢饉告之。王以圖所以修省而消弭之。卽或王有所問。而欲聽言。則答之而已。不敢盡言。而

惟恐其任咎一有譖言及已。則或退而離居。或退而莫肯夙夜朝夕。引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深。其自為計則得矣。而君臣之大義。能無愧乎。

折講此章。言王為不善。而群臣無忠告也。上四句言王之不善而已。獨愛之。責群臣之不盡言。我成二句。總括上天變人離。覆出為惡之意。輕點王之玩寇樂禍。以起下當以此訊王也。我成是說人離。而不退則有玩寇意。飢成是說天變而不遂則有樂禍意。註為惡是淫虐棄賢。迂善是易淫虐而修德。更棄賢而用賢也。曾我二句。承上二句。前言我勸而此又言慘慘日瘁。正是他能敬身處群臣之莫訊。即指兵寇飢饉說。應上辟言不信。見王雖不信。而群臣不可以不言也。聽言親君必聽之言。始答之。譖言言有可譖之機。不必說到譖及已方退。聽言則答。是面從者也。譖言則退。是畏罪者也。面從則不盡其情。非則惟知有已。此正不敬其身也。○上玉云。曾我誓御二句。與凡百君子二句。緊相呼應。猶云曾我乃如此。而凡百君子乃如彼也。聽言二句。又即兼莫肯用訊而言之。不可如俗講于我成二句下。

接云。我為誓御之臣。以涵養薰陶為責者。是以憂之切。而慘慘日瘁也。忘却曾字。徑板煞住。却又轉云。凡若此者。皆君子之所當盡言者。奈何凡百君子。莫肯云云。皆自生隔閡也。且任涵養薰陶之責者。雖豐城說。然此自說詩。非詩人口中語。玩曾我二字。只是自言其卑近。以喚起凡百君子。位尊任重而責之耳。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音維躬是瘁音寄可矣能言巧

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寄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台參夫。凡百君子。其愛身之周。而謀國之薄如此。雖然。未可厚非也。方今言之難甚矣。彼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哀哉。此不

能言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豈非忠言逆耳而足以招尤賈禍乎佞人之言當世之所謂能言者也苟矣此能言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于安樂之地豈非諛詞順旨而足以取寵榮身乎忠佞不分禍福反易此言之所以難也

折講此章言忠佞不分禍福反易也上三句是忠言反獲其罪下是佞言反處其休不能言即上文所謂辟言而直指其成不退飢成不遂之失也匪舌是出謂忠誠內激言出于心而非但出諸口以苟應禦而已維躬句是身蒙其禍大則罪罟之加小則排斥之及也或云由衷之言呐呐不敢出諸口恰似用力以出其言甚難蓋為憂危之詞不得不艱難耳巧言句謂浮根不根徒事巧好以取辨于口如水之流耳匪舌句與巧言句相友看忠言可哀以其獲罪汝言苟矣為其處休真堪嘆息○此重上三句見直道之難容下三句雖一正一反正以見其可哀不可與上平重○徒責之而不知時勢之難處不體其情之痛切則似乎不近人情者而彼得以有辭矣惟體貼至此而君臣之義亦正有不可恕者彼將何辭以解我乎○讀至此下二章不惟不見責之意並似代為去者解朝矣愈遠愈近愈婉愈

切立言之妙至此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叶養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叶

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叶羽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

合參然不惟言之難而仕亦難焉當此之時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君子之仕本欲以行道今將守正不阿直道事人與王之所謂不可使也云不可使故動輒得咎譴責加焉寧不得罪于天子乎又將屈已徇時枉道事人與王之所謂可使也亦云可使則害我辱身公論虧焉寧不見怨于朋友乎夫直道則得罪于君枉道則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急且危也夫言之既難而仕又多患

詩經卷之二十一

則爾離叛而去。而莫肯用訊者。吾亦知其為此之故矣。然巧言處休。而忠鯁獲罪。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此亂世之常事也。使皆感時而去。則國家事誰與古持耶。百爾君子試思之。

柳講此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首二句嘆仕之難。下申言仕之所以難也。棘是急遽而無所伸殆。是危懼而無所容。不可使即上不能言之人。可使即上巧言之人。但直道枉道所關者大。不專在進言上。說者兩云字。總是忽然離群之時。費商量語氣。天下是非榮辱之途。親嘗之。則不懼怕遙度之。則生疑畏。只是不肯嘗試于所使。大率如此。合上期得君。下顧公議者。方見仕之棘且殆。語意只重正人。一處如魏玄成危言侃論。太宗曰。我視之更覺嫵媚。豈不飛鳥依人。○此上二章似是去者代他自解免之詞。先替他說出。開不得口矣。言下見得我非不體汝苦情。但所謂敬身者。不如此耳。若云凡百君子之離居者。豈得已哉。則是以彼為當然。乃怨之之辭。不可復責之以迂于王都矣。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叶古鼠思泣血。去聲泣血。叶虛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謂離居者。鼠思猶言癡憂也。○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故群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於王都。去者不聽。而托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合參夫爾今固不仕而去矣。我也惓惓謂汝復還于王都。庶幾同心共濟。以夙夜朝夕于王也。奈何汝不見聽。乃托言答我曰。予未有室家。然觀其所言。至于鼠思泣血。無有言而不疾痛者。蓋懼禍之深。而不欲還。故形于色。而托于言者。有如此也。然今日之不還。謂之懼禍。則可。謂之無家。則非也。昔爾離王都而出。居于外之時。亦誰從為爾作室。以待爾之出乎。則今之還也。亦當不患于無家矣。而豈可以是以

詩經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日十六

辭我哉。然則非真為無室之故也。持祿保身而謀自逸焉耳。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愆乎。百爾君子其試思之。夫以摯御之臣既捐其身以當大難之衝。又挽諸臣以為戮力之計。其于君臣之義朋友之情。兩無負矣。有臣如此。奈幽王終不能用何哉。

析講此章承上二章而言。蓋即去者不欲返之情。而因詰以責之也。謂爾迂于王都者。正挽其夙夜朝夕敬身以事王也。迂字正對出居字看。曰予句。是去者之托詞。原其情。則以言之難能。仕之多患。非為無家也。憂思而至于泣血。憂之極也。無言不疾。即是痛疾而涕出者。勿作另有此畏禍的人看。此二句一串說下。只就去者說出。居與作室俱自去王都而言。觀註曰。昔之去也。自見孔氏小註云。若爾從王都出。居于郭外之時。誰復從爾作爾室耶。亦爾之自作。且爾今若還于王都。亦可自作。何當以無室為辭。此說極明。舊說謂昔爾出仕。而居于王都。誰從爾作室。今爾雖去。其室固在也。何以曰未有室家。此似欠通。且與遷于王都句相戾。○黃幼玄曰。此詩雖原其殆急之情。而終責以還都之義。具于君臣之分。可謂至矣。盡矣。莊生云。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知言哉。否則不合。即去。人主竟孤立而無助。

耶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

六句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摯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安成劉氏曰。詩文四章。言曾我摯御。慘慘日瘁。固可見其作于摯御之臣矣。但二章首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

言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以是東遷之際。群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之。同迂于東都。故見于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御事。罔或者壽。後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及節南山。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為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于上。而國風作于下。于是春秋託始于隱公。寔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馮吉人曰。此詩誓御之臣所作。而情詞悲婉激切。忠厚之意藹然。如首言天變人離。而嘆王不知改圖。若初無意于責之者。既言王雖為惡。而人臣自當盡職。自當盡言。後又曲體其情。而言時勢誠艱。汝情誠切。獨其離散而去。亦不應若是愆然也。隱諷之旨令人心折。○揚伯祥曰。讀此詩。使人不敢言明哲二字。然君子處亂世。身在事外。乃可用此二字。若身在事中。止用得一敬字。除此皆苟免矣。故我友敬矣。各敬爾身。各敬爾儀。敬而聽之。詩人屢言之也。○麟士按觀此正太夫離居之後二句。則大全豐城朱氏謂莫肯夙夜朝夕。不必皆為離居者。其說甚是。亦不必如俗家執定詩柄不去者責去。便謂舉朝無一及也。而通篇亦惟末章。

正對離居者說。敬身用訊等。當對莫肯夙夜朝夕一輩說。詩柄亦是後人補撰。須看得活動。○古誓御以士大夫有道德者為之。無事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此古誓御之所以為重也。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經正解卷之十七終

